

观色以探实:《高僧传》的神异故事与色彩细节

(中国香港) 肖 浪

香港中文大学

摘 要: 南朝梁僧人慧皎作《高僧传》，被认为是早期佛教最重要的文献之一。书中“神异”事例繁多，其中具体描述细节色彩的条目则超过50条。通过对“神异”故事中色彩用词的分析，以“白”“黑”之别与祥瑞入手，讨论了佛教和政治体的微妙关系。同时，通过对“赤”色用度的研究，证明其来源于《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亦是侧面证明了该经文从文本到实物，对早期佛教艺术的巨大影响。最后，通过对佛图澄使用“胭脂”这一物料细节进行分析，梳理慧皎对本土方术和西域幻术截然不同的态度，进一步说明西域幻术在佛教传法中极为重要之地位。

关键词: 佛教 《高僧传》 色彩 神异 胭脂

在著名学者许里和的《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中，僧侣被认为是中国佛教的核心人物。在同书中，现存最早、最完整记录中土僧人典范，南朝梁僧人慧皎(497—554年^①)作《高僧传》，被认为是考察早期僧团的最重要文献。^②这部书中多有记录高僧的神异故事，甚至单开《神异》一科，罗列各高僧的奇事异典。但事实上，通读《高僧传》即可发现，有关高僧的神异故事遍布各科之内，记录描述这些怪诞故事，俨然已是构建高僧典范形象重要的指标之一。

初步统计，在257个传记中，至少有86位高僧的事迹或多或少具有神异的性格，约占1/3^③，数量极多。另一个值得观察的现象，即在《神异》开卷第一僧佛图澄的叙事中，有不少关于颜色的描述，更有“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④这样对高僧运用法术进行细致的描写，纵观全书也是极为少

见的。可见胭脂一物料对树立佛图澄“神异属性”，是极为重要的细节支撑。

诚然，有关宗教传记的研究、研究结果众多，学界亦有对《高僧传》神异进行的专门探讨。但回溯研究成果，虽然全传中关于神异的描述多伴有奇观意向，是可以目视的，但对相关描述的研究却展开甚少，甚至对全传中唯一使用胭脂这一细节，亦无重视。胭脂红而涂掌，同时代红色物料更有其他，何以选择胭脂？本文将从色彩使用和各色书写频率入手，研究魏晋时期典范树立与同时代色彩倾向、后续演变。

一、《高僧传》中色词的使用与规律

《高僧传》成书于魏晋南北朝。彼时方过佛教初传时期，士庶对佛教本身仍然有一定的距离感，在《高僧传》中林林总总记录神异的故事与方术、幻术，在表现的文字形式上有着某些相通之处。

虽然在大乘、小乘佛教经典中，对于十方诸佛菩萨，天龙护法的种种无边变幻法术，都是采用“神通”一词，而避免用“神异”，对于咒语方术是全然否定的态度。慧皎一改常态，将佛教神力与外道方术放置在相似语境之下，以弘法僧人用神异手段来吸引众生，个中用词遣句，是佛教由高层向民间推广方法、态度的一个重要证例，同时代表了两方对于事物的基本认知态度和接纳程度，颇为值得研究。

再者，僧人神异事迹在《高僧传》中分布广泛，数量极为庞大；僧人与各种超自然、超现实的形象发生关系，共同构成完整的神异故事，表述文字的丰沛性使得后人能一窥宗教话语权利的建立过程和宗教文化形态的体现，意义非常。

总结《高僧传》中对颜色描述的词语，有赤、朱、金、紫、青、白、黑、绀、黄和五色。但并非所有单字均有表示颜色之作用，如朱多用于人名，朱姓；赤多用于地名，赤城山；也有丹字用于实物命名，如真丹等，但无法辨别其颜色。故按叙事情景，将单字所用情景分为与神异相关、无关两类以为区别，而按使用场合，统计神异中描述色彩的用字频率及涉及条目数量如下，涉及传记具体文字内容，详见附表1。

表1 《高僧传》神异记录的色彩用字统计

颜色	内容	卷号	来源
赤	王有妹，……且体有赤黥……	卷2	CBETA, T 50, no. 2059, pp. 330a 15–18
	中道冰破三人没死……复见赤光在前……	卷12	CBETA, T 50, no. 2059, p. 407a 22–25
	夜中忽当万字处色赤而隆起。今像胸万字处犹不施金罽而赤色在焉	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 412b 8–10
	是以玄师梵唱赤雁爱而不移	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 415a 26–28
	4字，涉及4条神异记录		
朱	沙门僧绪梦见神人，朱旗素甲……	卷8	CBETA, T 50, no. 2059, p. 378c 12–15
	……答曰：有一人着朱衣，戴帻，擎木箱底在床前。……	卷8	CBETA, T 50, no. 2059, p. 382b 6–16
	……澄时以物涂掌，……朱丝约项	卷9	CBETA, T 50, no. 2059, p. 384b 11–14
	潜共伺之，见一人着朱衣武冠，拔标置东方，仍于其处起塔。……明旦见塔已成灰聚	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 410a 19–27
	4字，涉及4条神异记录		
金	……明皇帝夜梦金人，……其名曰佛	卷1	CBETA, T 50, no. 2059, p. 322c 20–23
	后使宿卫兵入后宫治园，于地得一金像……	卷1	CBETA, T 50, no. 2059, p. 326a 1–4
	丹诚祈请，遂感舍利，盛以金瓶，……	卷5	CBETA, T 50, no. 2059, p. 355c 14–18
	江东有刘将军应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镇金一饼为信。……果得璧大小三十二枚黄金一饼	卷7	CBETA, T 50, no. 2059, p. 368c 5–14

(续表)

颜色	内容	卷号	来源
金	杯度者……尝于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窃而将去	卷10	CBETA, T 50, no. 2059, p. 390b 20–25
	志语狱吏：门外有两舆食来，金钵盛饭，汝可取之	卷10	CBETA, T 50, no. 2059, p. 394a 23–26
	侍疾十余人咸见空中绀马背负金棺升空而逝	卷11	CBETA, T 50, no. 2059, p. 399a 6–9
	弘于是日复入谷烧身……尔日村居民咸见弘身黄金色，乘一金鹿西行……	卷12	CBETA, T 50, no. 2059, p. 405c 24–28
	……银函里金函，金函里有三舍利。……	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 409b 22–28
	于张侯桥浦里掘得一金像……	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 409c 1–7
	有戴安道所制五像，及戴颙所制丈六金像	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 410a 23–b
	……怪令掘之得一金像。合光趺长七尺二寸。……	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 410b 2–10
	后率化有缘造丈六金像……	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p. 410c 21–411a 2
	……并有风香之瑞。自葱河以左，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 413a 5–9
	17字，涉及14条神异记录		
紫	又于此国见佛钵，光色紫绀，四际尽然	卷3	CBETA, T 50, no. 2059, p. 343b 13–23
	……咸见紫气腾空，久之乃歇	卷12	CBETA, T 50, no. 2059, p. 405a 17–24
	2字，涉及2条神异记录		

(续表)

颜色	内容	卷号	来源
青	见一白师子缘柱而上，亘空弥漫生青莲华	卷3	CBETA, T 50, no. 2059, p. 340 c 23－28
	弟子法期见神人乘马着青单衣，绕山一匝还示造塔之处	卷8	CBETA, T 50, no. 2059, p. 377 b 5－7
	……即取应器盛水烧香呪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日	卷9	CBETA, T 50, no. 2059, p. 383 c 8－11
	……别有一青竹杖。……不假劳力必令速至	卷10	CBETA, T 50, no. 2059, p. 391 c 10－12
	……见青衣小儿来悔过云：……	卷11	CBETA, T 50, no. 2059, p. 396 b 9－12
	初立一小屋，每夕复梦见一青龙从南方来，……	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 410 b 16－21
	寺北有青壁，直上数十余丈，……	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 412 a 9
	比丘流响，青鸟悦而忘翥	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 415 a 27
	8字，涉及8条神异记录		
白	……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即以启王	卷1	CBETA, T 50, no. 2059, p. 323 a 2－7
	……国有白耳龙。……龙辄化作一小蛇，两耳悉白，……	卷3	CBETA, T 50, no. 2059, p. 338 a 11－16
	见一白师子缘柱而上，亘空弥漫生青莲华	卷3	CBETA, T 50, no. 2059, p. 340 c 23－28
	……遂梦有人白服持剑，擎一人首，……	卷3	CBETA, T 50, no. 2059, p. 344 b 11－16
	乃梦见胡道人，头白眉毛长，……	卷5	CBETA, T 50, no. 2059, p. 353 b 17
	翼率人入山，路值白蛇数十，……	卷5	CBETA, T 50, no. 2059, p. 355 c 20－22

(续表)

颜色	内容	卷号	来源
白	至第七日，有白鹄飞来集普贤座前，至中行香毕乃去	卷7	CBETA, T 50, no. 2059, p. 369 b 14－17
	……即有白龙二头降于祠所。……	卷9	CBETA, T 50, no. 2059, p. 385 b 12－16
	……白布通覆之，呪愿数千言，即有臭气熏彻一屋	卷9	CBETA, T 50, no. 2059, p. 388 b 13－16
	始足白于面，虽跳涉泥水未尝沾湿，天下咸称白足和上。……叔谓胡曰：既已知因果，但当奉事白足阿练。胡遍访众僧，唯见始足白于面，……	卷10	CBETA, T 50, no. 2059, p. 392 b 6－12
	有一道人足白于面，从门而入，煮令依军法屡斩不伤	卷10	CBETA, T 50, no. 2059, p. 392 b 24－28
	飒然风起，衣服销散，唯白骨在焉	卷11	CBETA, T 50, no. 2059, p. 395 c 22－24
	见一人须眉皓齿，……	卷11	CBETA, T 50, no. 2059, p. 396 a 25－27
	生时体黑，死更洁白。……	卷11	CBETA, T 50, no. 2059, p. 399 b 28－c 1
	……或时有白猿、白鹿、白蛇、白虎游戏塔前，驯伏宛转不令人畏	卷11	CBETA, T 50, no. 2059, p. 400 b 8－11
	至夏竟，神施以白马一匹，白羊五头，……	卷12	CBETA, T 50, no. 2059, p. 406 c 5－7
	24字，涉及16条神异记录		
黑	咸宁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厢井中到殿前蟠卧……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	卷2	CBETA, T 50, no. 2059, p. 332 a 5－10
	……尔日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	卷9	CBETA, T 50, no. 2059, p. 386 b 4－7
	生时体黑，死更洁白。……	卷11	CBETA, T 50, no. 2059, p. 399 b 28－c 1

(续表)

颜色	内容	卷号	来源
黑	寺僧慧逞梦见黑衣大神，……	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 412b 4－6
	4字，涉及4条神异记录		
紺	又于此国见佛钵，光色紫紺，四际尽然	卷3	CBETA, T 50, no. 2059, p. 343b 13－23
	侍疾十余人咸见空中紺马背负金棺升空而逝	卷11	CBETA, T 50, no. 2059, p. 399a 6－9
	2字，涉及2条神异记录		
黄	……见一处炳然如梦所见，即于庙所石坛下，果得璧大小三十二枚黄金一饼	卷7	CBETA, T 50, no. 2059, p. 368c 5－14
	……又有黄衣四人，绕塔数匝忽然不见	卷7	CBETA, T 50, no. 2059, p. 369b 18－19
	后止洛阳大市寺，手自细书黄缣写大品经一部	卷10	CBETA, T 50, no. 2059, p. 389b 13－19
	弘于是日复入谷烧身……尔日村居民咸见弘身黄金色，乘一金鹿西行，……	卷12	CBETA, T 50, no. 2059, p. 405c 24－28
	4字，涉及4条神异记录		
五色	……五色光炎照耀瓶上	卷1	CBETA, T 50, no. 2059, p. 325b 25－28
	……塔即出五色光，照耀堂刹	卷1	CBETA, T 50, no. 2059, p. 325b 25－27
	乃以五色系作绳，……	卷2	CBETA, T 50, no. 2059, pp. 331c 29－332a 3
	……以烧遗阴，五色焰起，氛氲丽空	卷3	CBETA, T 50, no. 2059, p. 341b 16－21

(续表)

颜色	内容	卷号	来源
五色	至乎中夜，有五色光，彩从瓶渐出，照满一堂	卷5	CBETA, T 50, no. 2059, p. 355c 14－18
	……至第七日，忽见五色光明照印房户，印如觉有人以手按之，所苦遂愈	卷5	CBETA, T 50, no. 2059, p. 356c 12－15
	……还床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咸见五色香烟从叡房出	卷6	CBETA, T 50, no. 2059, p. 364b 19－21
	以晋隆安五年卒。临亡口出五色，光明照满寺内。遗言使烧身，……	卷11	CBETA, T 50, no. 2059, p. 396c 4－8
	生时体黑，死更洁白。于是依得道法闍维之，薪始然，便有五色烟起殊香芬馥	卷11	CBETA, T 50, no. 2059, p. 399b 28－c 1
	涉及9条神异记录		

赤：全传共22字，其中4字，涉及4条神异记录；

朱：全传共27字，其中4字，涉及4条神异记录；

金：全传共80字，其中17字，涉及14条神异记录；

紫：全传共7字，其中2字，涉及2条神异记录；

青：全传共32字，其中8字，涉及8条神异记录；

白：全传共127字，其中24字，涉及16条神异记录；

黑：全传共37字，其中4字，涉及4条神异记录；

紺：全传共2字，其中2字，涉及2条神异记录；

黄：全传共32字，其中4字，涉及4条神异记录；

五色：全传共出现9次，均为叙述神异记录。

值得注意的是，在《高僧传》中无红、蓝两字；粉、丹等也是作为实词出现，并不带色彩描述的属性，也无置于神异情景中使用例。灰字并不作为描述色彩的词语，但多用于神异情景之中。在用字中，白、金二字用字尤多，紫、紺似只做

描述性虚词。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黑、白、赤、金外,其余用色词均为描述光、动物、植物、服装和面相,是对客观、实际细节的加工记录。在涉及罕见祥瑞,即龙瑞时,只有黑、白、青三种颜色。

对于“五色”这一描写,在《高僧传》中多用于亡僧瑞相,涉及记录共有4条;另有3条为佛法吉兆;有1条为病愈吉兆。而有一条为鸠摩罗什编五色绳烧之又得绳,此条为传统“幻术”记录,虽然也涉及亡者,但与其余4条有本质区别。

(一)“白”“黑”之别

在《高僧传》中,白字多与黑字连用,以“白黑”(全传共出现13次)指代佛教界和非佛教界名士。对于神异记录,白字则少以描述衣着,而更侧重于对外在体貌特征的描述,或是对祥瑞的记录。

见一人须眉皓白。问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还。^①

始足白于面。虽跋涉泥水未尝沾涅。天下咸称白足和上。……以元会之日忽杖锡到官门。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于面。从门而入。煮令依军法屡斩不伤。^②

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龙二头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数千里。其年大收。^③

从上面几个叙述中,不难看出,如果身上有白发,白肤等,可算是祥异的特点。对于山神的描述,也是发眉皓白。在《高僧传》中,亦是多见白龙、白狮子、白蛇、白鹿等动物以为祥瑞端像。而更加重要的是,对比在《高僧传》中以白描述祥瑞,“黑”则多用以描述噩兆:

咸宁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头。龙出东厢井中到殿前蟠卧。……俄而有黑龙升于当阳九宫门。……什奏曰。皆潜龙出游豕妖表异。龙者阴类出入有时。而今屡见则为灾眚。^④

虽然在文中将龙归为阴者而屡见不吉,并未特指龙的颜色。但在提及白龙的文段中并未有任何“屡见不吉”的暗示。在佛图澄的记录中,佛图澄一次招来两头白龙,以解决久旱降雨的问题。

自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诣临漳西釜口祈雨。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龙二头降于祠所。其日大雨。方数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徒先不识法。闻澄神验皆遥向礼拜。^⑤

龙的出现即为祥瑞,以应验神异。这在《高僧传》著书的南北朝已是一个既定概念。彼时曹魏之后,三统、五德与龙瑞共同决定服制朝色的形式已经基本得以确立。两晋南朝按金、水、木、火、土的相生顺序,对号入座。晋五德为金,三统尚赤,为官方所确认。泰始元年,晋武帝即位便有司上奏:“晋于五行之次应尚金。”^⑥东晋建立称“金辉复焕”^⑦。金者白色,而相对应的龙瑞则为白龙。统计《宋书·符瑞志(中)》及《晋书·武帝纪》,可知晋武帝一朝共见过白龙9次,18条,基本每次2条,数量之多,频率之高,让人惊诧。以白龙瑞呼应金德,前所未有的,为晋初创。可见颜色、龙瑞、国家五德已经构成一个连贯体。桓玄篡位,“自以水德”^⑧,但不久被刘裕消灭。元熙二年(420年),晋恭帝禅位于宋,在诏书上明确:“亦以金德而传于宋。”^⑨但查阅资料,刘宋为水德。刘裕改弦易辙,为自己的正统架设构架,其实早在元熙元年(419年)已经开始:“秦文公出猎,获黑龙。”^⑩“太史奏,黑龙四见于东方。”^⑪黑对应水,以龙出现为正统的表现形式,这和刘宋为水德完全吻合。

值得注意的是,在记录中多次见黑龙,亦是祥瑞,没有频见不吉一说。但在慧皎著书之中,黑龙频见被明确定为灾殃,这确实有违惯例。黑白两色,传记中虽未有明确写白色地位高于黑色,但除了以“黑龙多现”为灾难外,黑色确实多使用在“可怖”的场合,或是用以指代食人的野兽。和上文中提到“白师子”^⑫相对,在《高僧传》中黑狮子让人生惧。在卷3中记录吃人的黑狮子听到念佛,一改本性,匍匐于僧人前,摇头摆尾,良久乃去。^⑬这个情景设置和佛传故事中强盗皈依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黑”在传记中本多指代教外人士,在行文中将黑白区别以待,佛教虽然未有言明,但确实是以微妙的暗示将自身与世俗群体加以区别,并且在

无形中抬高了宗教自身的地位^⑧，也从侧面说明彼时佛教系统尚白这一事实。

但颜色之别，并不仅仅表现在阶级高低这个简单议题上。南朝时期的禅位、即位诏书，多曰“五德更绍”“五运更始”“三正迭隆”“三正相因”等，南朝四朝皆据“五德终始说”以定本朝德运，运次为：东晋（金、尚白），刘宋（水、尚黑），萧齐（木、尚青），萧梁（火、尚赤），陈（土、尚黄）。至于服色，史书语焉不详，但应受德运主导。十六国北朝则相对比较混乱。北方诸政权有着各自的德运推定，北魏建国后又重新排定了晋—魏间历运传承，无法进行较为清晰的排序。但慧皎处于南朝梁，国家以火德为国运，以赤为尊贵，在这一背景之下，慧皎著书是否受此影响？有待进一步考据。

（二）“赤”“金”之别

在谈到赤之地位时，需注意的是赤、金两色之对比。金在传记中第一次以颜色词出现，即有神异以立正统的作用。传记中记录汉明帝刘庄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以为异常，询问占人傅毅。傅毅回答：“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⑨由此条开始，“金”在《高僧传》中成为一种极微妙的指代，在传记中，提及金像、金瓶、金钵、金棺，皆为神异。甚至在僧人火化之后的神异现象，也是僧人身着黄金衣，骑一金鹿，向西行进。^⑩鹿本在佛教中已是既定象征，身着金衣，即暗示已修成正果。“金”在《高僧传》中，可谓与佛教核心关联最为紧密的颜色词。以金制成之物代表佛法，或是此物品有佛教法力，能救人于危急关头。“金”字本身不仅强调了颜色，也强调了其材质，显示了其至高地位。这是“黄”为颜色词所没有的作用。

但金是否在传记中为最尊之颜色？其实不然。在记录中，有一条关于赤色之神异记录，或可窥见一斑。

（造像）夜中忽当万字处，色赤而隆起。今像胸万字处，犹不施金钵而赤色在焉。^⑪

宿白先生根据《刘勰碑》和《僧护传》所记，推断传记中大佛原为倚坐弥勒，发作螺髻，右手施无畏印，是弥勒龙华树下成佛，广度众生，共成佛道的形象^⑫。

但在文中显示其神异，是以胸口现赤色“卍”字。而后在弥勒像塑成之时，现“卍”字这一神异现象，自然地和王权以及神异所带来的益处联系在一起：

像以天监十二年春就功。至十五年春竟。坐躯高五丈立形十丈。……自像成之后。建安王所苦稍瘳。本卒已康复。王后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⑬

和使用常见形容不同，在描述此尊金弥勒神异时，专写其胸口“卍”字，且无金为赤。从表面上看，赤色在此被强调，似乎是对当朝政治倾向的呼应，但仔细研究，事实并非如此。

在记录中，赤色描述胸口“卍”字相。胸口“卍”字本属于三十二相之一。在佛教造相中，三十二相中有的是所有佛像共有，如顶髻相，但胸口“卍”字相并不属于其一。甚至在有的经文中，“卍”字相不属于三十二相之一。^⑭但回追溯佛教发展，《高僧传》中这个细节显然有更深刻的背景和含义。

首先，胸口“卍”字相在文中，是以突然出现在像胸口为神异，但检索目前留存的佛教造像，多数其实并没有画、刻、塑出“卍”字相。^⑮在目前成系统的敦煌石窟中，也只有极少数的主尊胸口“卍”字相，最早仅能追溯至北魏251窟，此外还有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孝昌三年（527年）石黑奴造释迦三尊像，正面佛胸前袈裟上刻一“卍”字。青州市博物馆藏北齐倚坐佛，胸口亦有一墨书“卍”字。这种“卍”字相并不是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很多学者对此已有研究，早期佛教艺术中对“卍”字相的刻画，与佛教禅观有密不可分的联系。^⑯

同时，文中“天监”是梁武帝萧衍年号，当时梁朝有三本僧传：《高僧传》《名僧传抄》^⑰《比丘尼传》^⑱。通过对此三本所记录僧众和慧皎本人观点的研究，亦可发现在继东晋道安之后，中国佛教的僧众对于修行法门似乎还未能理出一定的模式与规范，然经由鸠摩罗什传译出不同类别的经典：教理型的法华、首楞严、金刚经、维摩经，信仰型的弥陀经、弥勒下生、弥勒成佛经，论辩型的中、百、十二门论，乃至禅法要、坐禅三昧经等，使得中国佛教进入了第一次多元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南朝：刘、宋、齐、梁、陈之间，各僧人确实受罗什译经的影响，走出多角度的修行观念：诵经、礼忏、习禅、重律等，但“禅观”几乎是当时僧众的主要行持法门。而僧人中那些愿生兜率天，记录中“造弥勒像”“入定见弥勒”

的僧人，在其传记中也大都承袭禅观。当时的修学法门，尤其“观佛三昧”，似乎是大部分行者的依据。^⑧如此看来，这个胸口有“卍”字相的弥勒造像，基本是反映了当时禅观修学和弥勒信仰交互的现实。但在鸠摩罗什传译之《禅祕要法经》卷2中，“次观像胸德字万字，众相印中极令分明，印印出光五色具足”。^⑨万字应为五色光，何以在此时被定义为赤色？检索当时相关经典，只有和《观佛三昧海经》中同时记录了相对的颜色与位置。在《观佛三昧海经》卷4中记：

云何观如来胸德字、万字相？腋下摩尼珠皆放光明，其光红紫中有金华，其华开敷，化为无量百千万亿无数众华，一一华上有无量佛，是诸化佛各有千光，光一化佛，其光五色。……遍入十方诸佛顶上。入已诸佛胸中有百千光，从万字生；……一一化佛遣一化人，端严微妙状如弥勒。^⑩

如此推断，慧皎在撰写神异相关细节时，应是参考了和“禅观”修行极为关联的《观佛三昧海经》。而在王惠民老师研究中提到早期敦煌壁画，同时出现佛胸前绘制宝相花和写“卍”字，应该是同出于《观佛三昧海经》中“观万字相”和“观如来脐相”^⑪。

但更为重要的是，从如何观相的相关描述中，似乎可以推断在南北朝这个时间段内，金从红、紫中来这一特点。这也解释了在敦煌壁画中相关的描绘多是用红色，而甚少有贴金之举动。

基于以上分析，在“神异”之中，白色地位高于黑色，黑白以相区别，是佛教疏离于世俗体系，抬高自身以消解本土不信教之阶级的表现结果；在神异故事中，白色所带来的祥瑞、疗愈作用和黑色所反映的恐怖、灾难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这暗示了教体高于政体的潜在趋向，并且以此树立佛教的典范。

而赤色之于金色，全传中提及赤色甚少，但出现在极为重要的细节中。这并不是对于当时国运的反映，而是印证当时佛教对于禅观修行的重视。著者对于细节的把握追究，反映了当时禅观修学和弥勒信仰交互影响的重要现实。胸有万字，且为赤色这个重要的细节，也证明了《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从文本到实物对早期佛教艺术的巨大影响，并且随着《佛说观佛三昧海经》流行的衰落，在实际刻画中，心相和“卍”字相的刻画都进入一个消亡期。

二、佛图澄与胭脂

（一）佛图澄神异材料的取舍

创作神异故事以树立典范，在书写的过程中夹杂了不便言明的暗示与无意识的倾向。慧皎在《神异》一科里，着大量笔墨描写佛图澄，可见佛图澄的重要性。客观回溯佛教史，两晋南北朝是佛教东传中国后，生根开花的最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佛教信仰形态由宫廷佛教向士人佛教，特别是民众佛教转型；佛教信仰圈由西来僧人，向汉地百姓扩展；经论典籍的译介亦由单本传译，向系统性经典文本翻译发展。在这一大环境下，西域人佛图澄（232—348）^⑫于罽宾（西域国名，在今喀布尔河下游流域克什米尔一带）受海名师而“得道”。在慧皎著书中，佛图澄于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来到洛阳。

以晋怀帝永嘉四年。来适洛阳。志弘大法。善诵神呪。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亦能令洁斋者见。又听铃音以言事，无不効验。欲于洛阳立寺。值刘曜寇斥洛台，帝京扰乱。澄立寺之志遂不果。^⑬

在这段简短的记录中，佛图澄的能力有三个：可以差使鬼神、可以看清千里之外、可以听铃音言事（预测）。而看清千里之外和其他两个能力不同，佛图澄采用的方法甚是详细：以麻油混杂胭脂涂在手掌上观看，并且不止自己能看，还能让他者观看。这与中土经常使用的卜筮、望气、相面等方术相比，形式上显然有巨大的差异。

而这段能力的介绍，被放在佛图澄来洛阳之后，建寺之前，从行文逻辑上推断，在佛图澄欲建寺弘法前，已经公开展示、证明过自己的能力。

而后恰逢“永嘉之乱”，刘曜率匈奴兵攻入洛阳，帝京扰乱，佛图澄立寺之愿未果，乃潜泽草野，以观世变。当时刘曜部将石勒屯兵葛陂（今河南新蔡县北），专以杀戮树威，道俗遇害者甚众。佛图澄观石勒之残暴，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但又知道自己不能贸然见石勒，于是访石勒大将郭黑略。此人一直信奉佛法。佛图澄先止于郭黑略处，而后郭黑略更从澄受五戒，执弟子礼。而后再由郭黑略引

荐给石勒。

在《高僧传》中，对于使用胭脂之描述尽止于此，但是查阅资料，一共可以找到三则佛图澄用胭脂的细节。

在《十六国春秋》中记录“徐忬”一条中，徐忬的女儿不想嫁人，欲意出家，徐忬问佛图澄如何，澄让徐忬回家斋洁三日，然后以胭脂磨麻油，敷在徐忬右掌让他看。徐忬看到一比丘尼像女儿，在人群中说法。但更为重要的是“荣拔六亲，令身富贵”。^⑤在这段故事中，胭脂磨麻油并没有敷佛图澄手上，徐忬所见到的亦是没有发生的事情。徐忬的女儿即是极为重要的比丘尼安令首，她亦是僧团的重要核心组成之一^⑥，但慧皎并没有记录此条，反而记录了石勒生擒刘曜：

曜军大溃。曜马没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时以物涂掌。观之见有大众。众中缚一人。朱丝约项。其时因以告弘。当尔之时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后。勒僭僭称赵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⑦

这条记录和《十六国春秋》《晋书》等记录有极大的出入：

（澄）又令一童子洁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开于掌中，举手示童子，粲然有辉。童子惊曰：“有军马甚众，见一人长大白皙，以朱丝缚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悦，遂赴洛距曜，生擒之。^⑧

记录中的童子，是当时广为流行的本土巫术“小儿占”的一种。在中古本土写本中，小儿、童子往往和君王编为一体，甚至在一些故事中童子成为验证神性的唯一具体表现形式。这是在中土叙事逻辑中常见的题材与表现手法^⑨，但对于慧皎来说，本土的方术显然是被摒弃的。相对于其他记录中，佛图澄自己无法完成预测，必须找到斋戒童子加以配合的本土“施法”方式，在《高僧传》中，佛图澄独立完成这项仪式，而胭脂替代了小儿，成为法术成功一个极为重要的元素。慧皎选择胭脂，和胭脂材料的产地来源其实有极为紧密的联系。

（二）“胭脂”的利用

在《高僧传》中，佛图澄的使二石轻杀戮而重百姓之义行，被掩埋在一个接一个的神异故事之下。慧皎何以如此安排，或许可以从“胭脂”中窥见一斑。

目前对于“胭脂”的研究，已经颇为成熟：何坦野先生探析了胭脂化妆品的来源问题，认为胭脂非中原土产而是外来之物^⑩；欧贻宏先生、万方先生探索了胭脂的制作原料问题，认为胭脂的制作原料包括了红蓝花、苏木、落葵、紫胶、山榴花和山燕脂花等。^⑪对于胭脂的起源，墙斯先生认为胭脂起源当在魏晋时期，并且“确信为胭脂的写法主要有燕支、燕脂、臙脂、茵支、烟肢、胭肢、烟支、胭脂几种”^⑫。赵丰先生考证了胭脂来源的原始材料——红蓝花的传播过程，认为传入中国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由中亚传入我国西北地区；第二阶段是红花由我国西北地区传入中原。^⑬

赵丰先生对红蓝花传播路径的研究，为理解文献中慧皎撰写佛图澄的内容提供了依据和途径。胭脂是伴随着其制作原料红蓝花由西域地区传入，后又从西域传入到我国北方地区，最后传入中原地区。在慧皎撰写时，佛图澄传法的故事包含着极多西域“幻术”“占卜术”，而这些“道术”是佛陀极力反对的，慧皎在撰写时，显然明白这一事实^⑭，其叙事中对佛图澄“洗肠技”毫不掩饰，而剔除了童子占，说明慧皎对本土方术和西域幻术有极为仔细的甄别。同时，胭脂并不是不可更换的，在《太平广记》中，这一细节被改为“麻油杂烟灰”。同时期红色物料更有朱砂等常见的材料。胭脂这一细节，无疑是慧皎对佛图澄来自西域的一个强化，这也是慧皎在第二次叙述中强调“以物涂掌”而非“以红涂掌”的原因。彼时胭脂的颜色属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物料来源。更进一步地，这个叙述凸显佛图澄的“艺术”手段非常，也从侧面说明胭脂在当时并不是常见物品。

佛图澄传教成功是冒着极大风险的，石勒“专行杀戮，沙门遇害者甚众”^⑮，善于方术和其西域而来的身份，为佛图澄传法、发展僧团带来极大的方便。慧皎着力描写佛图澄的“神异”，更深层的现实是幻术确实为弘法、树立僧人传法形象带来了无比的便利。

三、结论

对于《高僧传》的“神异”的相关讨论，许多学者都将西域“法术”的引入及其与中古本土方术的结合，作为佛教本土化的重要一环。但是从慧皎对西域最精于“法术”的高僧佛图澄的描写，以及对佛图澄事例细节的取舍，可以看出当时慧皎对于本土方术的排斥态度。慧皎虽然在《高僧传》中，对于明显有违佛陀主张的“神异”事例多有描写，但从慧皎使用色词之频率，“黑”“白”指代之倾向看，除了展示佛教修习之人相对本土宗教人士更为“高强”的法力之外，也不言则明了皈依佛门之人相对于中土统治者、王公贵族、贩夫走卒等芸芸众生“更尊贵”的地位，与当权政体保持了微妙的距离和区别。

从《高僧传》在颜色词语的使用场景上，显然能看出“神异”并非是慧皎任意编撰的，故事的背后一定有相关论点，或是有具体需要。从“赤”色的使用场景，能够证明其来源于《佛说观佛三昧海经》，亦是从侧面证明了该经文从文本到实物，对早期佛教艺术的巨大影响，以及禅修、弥勒信仰在南北朝的巨大影响力。而“金”，则以明皇梦佛，奠定了其色在全文中的使用基调。

对于“神异”现象中的颜色词语，本文仅做抛砖引玉之功，《高僧传》所反映中国早期佛教传播与发展历程的曲折历程，佛教是如何运用多种手段谋求并最终确立宗教权威、僧人地位，尚有更多值得挖掘的论题。

注 释

- ①[荷兰]许里和:《佛教征服中国》，李四龙、裴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 ②同注①，第13页。
- ③蒲慕州:《神仙与高僧——魏晋南北朝宗教心态试探》，《汉学研究》1990年第8卷第2期，第166页。
- ④(梁)慧皎:《高僧传》卷9(CBETA, T50, no. 2059, p. 383b21-23):“善诵神呪。

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

- ⑤《高僧传》卷11(CBETA, T50, no. 2059, p. 396a25-27)。
- ⑥《高僧传》卷10(CBETA, T50, no. 2059, p. 392b6-12)。
- ⑦《高僧传》卷9(CBETA, T50, no. 2059, p. 385b12-16)。
- ⑧《高僧传》卷2(CBETA, T50, no. 2059, p. 332a5-10)。
- ⑨《高僧传》卷9(CBETA, T50, no. 2059, p. 385b12-16)。
- ⑩(南朝梁)沈约等:《宋书》卷12《律历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9页。
- ⑪(唐)房玄龄等:《晋书》卷23《乐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99页。
- ⑫(唐)房玄龄等:《晋书》卷99《桓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596页。
- ⑬(梁)沈约等:《宋书》卷2《武帝纪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8页。
- ⑭(西汉)司马迁:《史记》卷28《封禅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66页。
- ⑮(唐)房玄龄等:《晋书》卷10《恭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9页。
- ⑯《高僧传》卷3中记:“寺僧遣沙弥往候之，见一白师子缘柱而上，亘空弥漫生青莲华。”(CBETA, T50, no. 2059, p. 340c25-26)。
- ⑰《高僧传》卷3中记:“显明旦欲诣耆闍崛山。寺僧谏曰，路甚艰阻，且多黑师子，亟经噉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身命不期出息非保。岂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日将曛夕遂欲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睹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咒曰，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使退矣。师子良久乃去。”(CBETA, T50, no. 2059, pp. 337c19-338a5)。
- ⑱在这一点上，除了以颜色暗示之外，《高僧传》积极地将佛教与“天命”通过神异事迹的制作建立连接，以完成佛教权威在中国的确立。《高僧传》中，东晋瓦官寺焚毁即为一例。晋孝武太元二十一年(396年)七月夜，瓦官寺塔自燃火起，“帝曰:‘此国不祥之相也。’”是年九月晋孝武帝崩。此则记载在“佛命”和“天命”之间建立联系，把瓦官寺佛塔的焚毁作为晋孝武帝生命终结，即其“天命”终结的“佛命”暗示。并且，这种“佛命”暗示得到了皇帝的领悟和认可。天命在佛，佛预示天命。最终，佛法的威力被提升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以至于后来南朝君主在编造其即位的“天命”神话时，采信佛教徒的“佛命”预言，标榜其

- “天命”受到了“佛命”的认可。
- ①⑨《高僧传》卷1中记:“汉永平中。明皇帝夜梦金人飞空而至。乃大集群臣。以占所梦。通人傅毅奉答。臣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CBETA, T 50, no. 2059, p. 322c20-23)。
- ②⑩《高僧传》卷12记:“弘于是日复入谷烧身。村人追求命已绝矣。于是益薪进火,明日乃尽。尔日村居民咸见弘身黄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凉。道俗方悟其神异。共收灰骨以起塔焉。”(CBETA, T 50, no. 2059, p. 405c24-28)。
- ②⑪《高僧传》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 412b8-9)。
- ②⑫宿白:《南朝龕像遗迹初探》,《考古学报》1989年第4期,第389—413页。
- ②⑬《高僧传》卷13 (CBETA, T 50, no. 2059, p. 412b8-16)。
- ②⑭三十二相的名称、顺序,诸经记载不一,有的佛经所说的三十二相中并没有胸有卍字相,如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四记载是:1.足下安平立相;2.千辐轮相;3.长指相;4.足跟广平相;5.手足指缦网相;6.手足柔软相;7.足趺高满相;8.两腿鹿王相;9.正立手摩膝相;10.阴藏相;11.身广长等相;12.毛上向相;13.孔生一毛相;14.金色相;15.大光相;16.细薄皮相;17.七处隆满相;18.两腋下隆满相;19.上身如狮子相;20.大直身相;21.肩圆好相;22.四十齿相;23.齿齐相;24.牙白相;25.狮子颊相;26.味中得上味相;27.大舌相;28.梵声相;29.真青眼相;30、牛眼睫相;31、顶髻相;32、白毛相。没有“胸有卍字”相。(CBETA, T 25, no. 1509, pp. 90a27-91a18)。
- ②⑮王惠民:《敦煌佛教图像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 ②⑯[日]久野美树,《中国初期石窟及观佛三昧——以麦积山石窟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第14—161页。官秀芳译:
- ②⑰(梁)释宝唱撰:《名僧传》(CBETA, X 77n1523)。
- ②⑱(梁)释宝唱撰:《比丘尼传》(CBETA, T 50n2063)。
- ②⑲释道昱:《禅观法门对南北朝佛教的影响》,《正观》2002年第22期,第23—110页。
- ③⑰《禅秘要法经》(CBETA, T 15, no. 613, p. 255b17-18)。
- ③⑱《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4 (CBETA, T 15, no. 643, p. 665a15-26)。
- ③⑳《佛说观佛三昧海经》卷4中记:“云何观如来脐相?如来脐中有万亿宝花,一一宝花万亿那由他叶,一一叶万亿那由他色,一一色万亿那由他光。此相现时,一

- 切大众见佛心相。如来心者,如红莲花,金花映蔽,妙紫金光,以为间错,妙琉璃筒,悬在佛胸。见佛胸内,万亿化佛,是诸化佛,游佛心间。佛脐出光,其光璚然,如须弥山。”(CBETA, T 15, no. 643, p. 665a15-26)。
- ③⑳《晋书》《魏书》均谓天竺人。《魏书》卷114《释老志》载:“石勒时,有天竺沙门浮图澄,少于乌苌国就罗汉入道。”其本姓帛,或谓姓湿。自幼出家,于乌苌国,即古印度属国,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河上游一带,就罗汉入道。
- ③㉑《高僧传》卷9 (CBETA, T 50, no. 2059, p. 383b20-26)。
- ③㉒(北魏)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卷22《后赵录(十二)》,中国基本古籍库(北京爱如生数字化技术研究中心)录入明万历刻本,第138页。
- ③㉓黄卓越:《中国佛教大观(上)》,哈尔滨出版社1994年版,第536—537页。
- ③㉔《高僧传》卷9 (CBETA, T 50, no. 2059, p. 384b11-15)。
- ③㉕《正史佛教资料类编》(CBETA, ZS01, no. 1, p. 25a3-6)。
- ③㉖刘泰廷:《神性的儿童:中古时期的文本书写与思维世界——从〈天地瑞祥志〉中小儿占的言说谈起》,《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2期,第28—36页。
- ④⑰何坦野:《“胭脂”考释商兑》,《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1期,第34—38页。
- ④⑱欧贻宏:《紫茉莉不可能是制作胭脂的原料——〈“胭脂”考释商兑〉质疑》,《古今农业》1994年第4期,第28—32页。万方:《“胭脂”名实考》,《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第47—51、104页。
- ④㉑墙斯:《胭脂溯源》,《寻根》2014年第6期,第82—90页。
- ④㉒赵丰:《红花在古代中国的传播、栽培和应用》,《中国农史》1987年第3期,第61—71页。
- ④㉓丁敏:《从汉译佛典僧人“神通”到〈高僧传〉僧人的“神异”:佛教中土化过程的考察面向》,《政大中文学报》2010年第14期,第85—120页。
- ④㉔任继愈:《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